

鶴鴿頌 俯同魏光乘作
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
為方伯歲一朝見雖
載崇藩屏而有睽談
矣是以輟牧人而各
守京職每聽政之
後延入宮掖申友于
之志詠常棣之詩豈
如怡如展天倫之
愛也秋九月辛酉有
鶴鴿千數栖集於
麟德之庭樹竟旬
焉飛鳴行搖滑在
原之趣昆季相與
縱目而觀者久之適
之不懼翔集自如
朕以為常身無所
志懷左清道率府
長史魏光乘才雄白
鳳翰壯碧雞以其宏
達博識名至軒檻
預觀其事以獻其
頌夫頌者所以揄揚
德業褒讚成功願

蒲盧昧誠有負矣美
其彬蔚俯同頌之
伊我軒宮奇樹青
葱藹周廬兮冒霜
停雪以茂以悅恣
卷舒兮連枝同榮
吐綠含英耀春初兮
葍收御節寒露微
結氣清塵兮桂宮蘭
殿唯所息宴栖雍
渠兮行搖飛鳴急
雍有情，有餘兮
願惟德涼風夜競惶
慙化疎兮上之所教
下之所效實在于予
天倫之性魯衛公政
親賢居兮爰遊爰
愛爰笑爰嬉心庭
除兮觀此翮禽以悅
我心良史書兮

當唐玄宗與鵲鴿相遇

譚怡令

圖一 唐玄宗鵲鴿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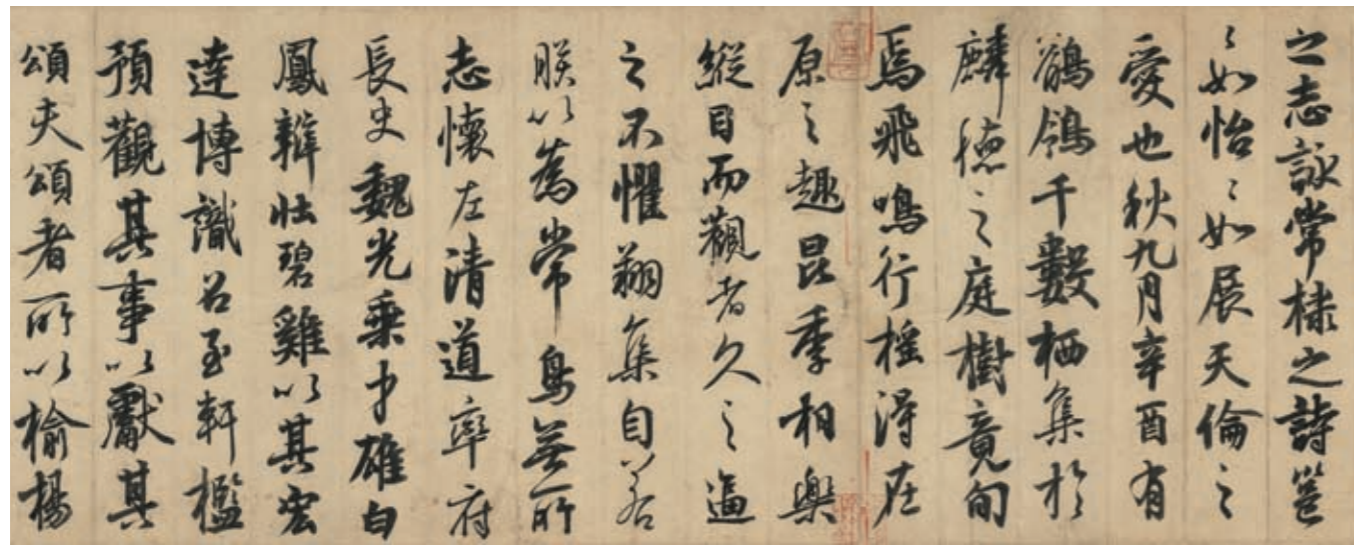
綜合鳥類圖鑑、百科全書和各字辭典中的記述，鵲鴿為脊椎動物亞門，鳥綱，燕雀目，鵲鴿科，鵲鴿屬鳥類。長約十五公分左右，體型纖細修長，頭圓頸短，嘴尖細，後趾爪甚長；背羽純色，無縱紋，翅長而尖，尾羽長而微凹，外側尾羽大都白色。羽色在繁殖與非繁殖期有所變化，雌雄鳥的羽色也略有差異。屬地棲性鳥類，腳細長而強韌，在地上步行，或馳走，不採跳躍的方式。主要棲息於水域、開曠草原及樹林地帶。以昆蟲為主食，常在地上採食，有時也在樹上或飛翔中採食。並由於會在牛屎堆裡覓食蠅、蛆等小蟲，而得竹屎鳥之鄉野俗名。又行止之間，尾部會不斷地上下擺動，故名「點水鳥」。飛

品除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性外，其內容也頗為特別，在中國文學中以禽鳥為主題的頌文並不多見，尤其鵲鴿並非稀珍鳥類，為何特別以頌讚之，並帝王親書，其中定有原委，不免一探究竟。

鵲鴿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唐玄宗鵲鴿頌〉（圖一），有學者因其裱裝形式為宣和裝，卻未見徽宗篆題，雙龍圓印、宣紙和御書印又僅存半，縱可能因後世重裝時裁切所致，仍質疑其非玄宗真跡，且在卷後清王文治（一七三〇—一八〇二）的題跋（圖二）中也曾提及或有疑為雙鉤者，但此作仍被視為能代表玄宗（六八五—七六二，七一—七五六在位）和唐代書風的作品，字形與晉代名書家王羲之（三〇三—三六一）〈蘭亭序〉相似（圖三），顯現初唐太宗倡導王羲之書風的影響，不過筆畫雄健，與繪畫中的仕女、馬匹等共同反映盛唐時期愛好豐腴之美的時尚。然本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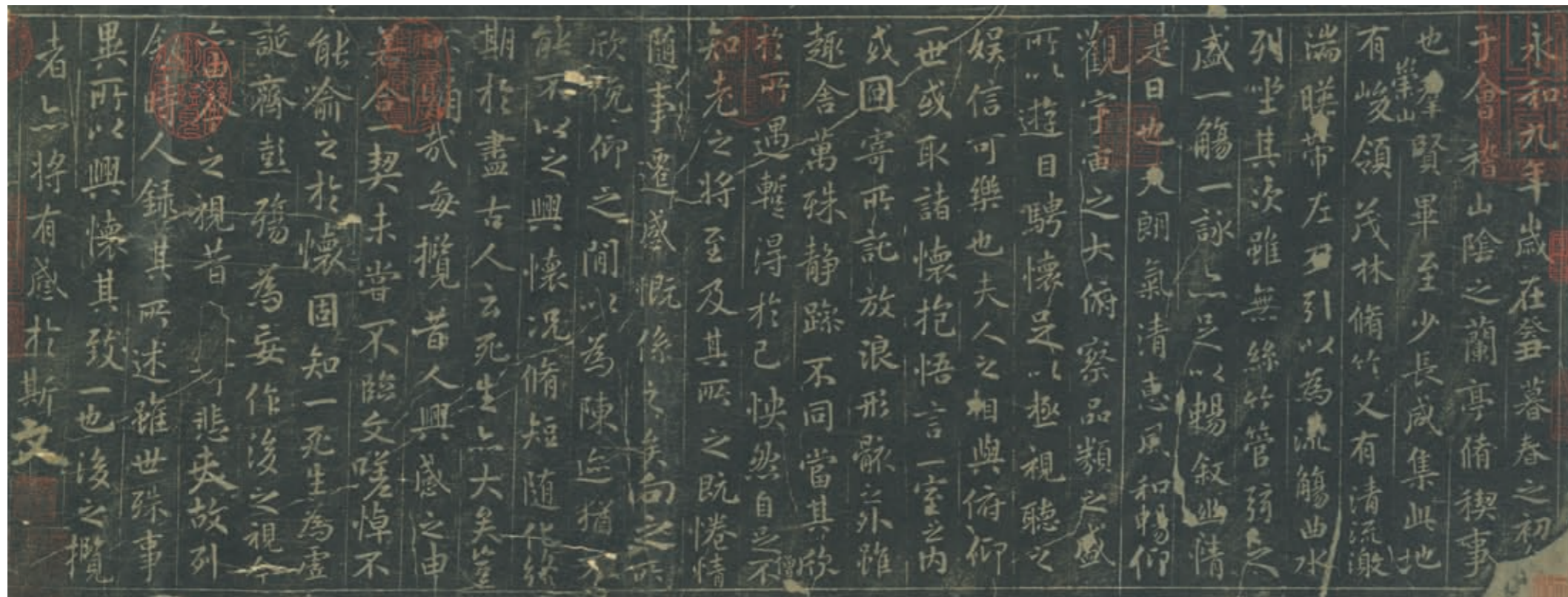




圖三之一 唐玄宗鸚鵡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圖二 唐玄宗鸚鵡頌 王文治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之二 晉王羲之蘭亭序宋拓本 宋人摹蕭翼辨才圖合卷 局部

行路線呈波浪狀起伏，邊飛邊鳴，發出「唧」音，黃鸝多為連續單音，灰鸝是清亮連續的兩音，白鸝為連續的兩音加三個音等。繁殖期雄鳥站在土堆、石堆等高處鳴唱，非常動聽。大多築巢於空曠草原、樹洞、岩縫或窟窿、建物、橋下，巢呈杯狀，以細草根、枯枝葉、草莖、樹皮等構成盤狀巢，內鋪獸毛、鳥羽等。每窩產四—六枚白色或淡綠色有斑的卵，孵卵、育雛的時間約二星期，由雌雄鳥共同撫育，非繁殖期則有成群活動的傾向。

在台灣能看到的有白鸝三亞種——白面白鸝（圖四）、白鸝和黑眼線白鸝（圖五）；黃鸝二亞種——黃眉黃鸝（圖六）和白眉黃鸝（圖七），以及灰鸝（圖八）。另山鸝（圖九）會過境，但數量少不易見；日本鸝和黃頭鸝則是在遷徙途中，因意外因素如颱風等迷航而來。鸝是水邊和空曠地區的常客，不停擺動長尾或飛行路線呈波浪狀是極明顯的辨識特徵。

鸝很早便出現在中國古籍中，在此例舉如下：
秦漢時中國最早一部解釋詞義的書，也是中國古代的詞典——《爾雅》（釋鳥）曰：「鴨，鵝，鵝。」注解為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中說：「雅，石鳥。一名離渠。一曰精列。」後註毛傳曰：「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爾雅釋鳥作鴨，俗字也。精列者，



圖七 白眉黃鶺鴒—夏羽 陳王時攝影



圖五 黑眼線白鶺鴒 陳王時攝影



圖四 白面白鶺鴒 陳王時攝影



圖八 灰鶺鴒 陳王時攝影



圖六之一 黃眉黃鶺鴒—夏羽 陳王時攝影



圖九 山鶺鴒 陳王時攝影



圖六之二 黃眉黃鶺鴒—冬羽 陳王時攝影

脊令之轉語。

三國吳陸機撰《毛詩陸疏廣要》云：「鶺鴒，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在中國現存最早一部詩文總集南北朝梁蕭統等編選的《昭明文選》（東方朔·答客難）中有言：「譬若鶺鴒，飛且鳴矣。」

宋丁度等編寫的韻書《集韻》〈錫韻〉中：「鶺，鶺鴒，鳥名，鶺鴒也。」

在續元施耐庵所寫的中國第一部白話文章回小說《水滸傳》之第一百二十回提到：「雙雙鴻雁，哀鳴在沙渚磯頭；對對鶺鴒，倦宿在敗荷汀畔。」

明毛晉注解的《陸氏詩疏廣要》則謂《物類相感志》說俗呼鶺鴒為雪姑，因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然也有不同的見解，如清姚炳撰《詩識名解》云：「雪姑見物類相感志，然雪姑之名，不過取其白似雪耳，若云鳴則大雪，豈無雪時長不鳴耶，陸農師以為極驗恐不可信。」

從鶺鴒出現在各代論述詞解或小說詩文中，就知其自古在中國已是生活中常見的鳥類，為人所熟悉，更何況早在西周初至春秋末期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還賦與了特殊的涵義，為世代所流傳。

鶺鴒的涵義

由於觀察到鶺鴒「飛則鳴，行則

搖」的習性，並加以衍申，因有《詩經》〈小雅·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之句，其中鶺鴒作脊令，可能是取自其鳴聲唧唧而來。前句取義鶺鴒且飛且鳴，甚是勤勞，所以我日日奔忙，你月月辛勞，起早睡晚不能閒，以免辱及父母，為他人勤勞之意，並是另一名稱「離渠」中「渠」之含意。至於「離」之意為和諧，也顯現在鶺鴒邊飛邊鳴，不停擺尾，像在相互呼應，甚為相和。並亦引申至兄弟之情於後一句中。

《詩經》註解對「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一句中的「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之解釋有不同的說法。有從行則搖方面來看，謂在原意在地，是行則搖的時候，搖擺尾羽，身首相應，就像急難時兄弟會相救、相照應，乃天性自然。甚說鶺鴒為水鳥，若在平原高地則是失去了原來的居所，故鳴叫以尋

找同類，象徵兄弟在急難中相呼應。另有廣義從飛則鳴方面來看，邊飛邊鳴或是在尋求同類，恰似兄弟在急難中相呼叫；或是表現不離的情感，一如兄弟共母，相友之道。但也可取一說法謂並不需單從某一方面來看，因所謂「在原」，並無法分辨是在原飛，還是在原行，且以鳥的習性來說，並沒有只飛不行，或只行不飛者，若只取一種，未免有失物情真趣。故不妨綜合來看，鵲鴿的飛鳴行搖都象徵著在急難時兄弟的相需相應，甚過於良朋好友，朋友有時力或不能及，只能為之長嘆而已。後人更引申此文在告誡人們勿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也就是不要視朋友如兄弟，反視兄弟如寇仇，希望能珍惜手足之情。況若能珍視手足，是重情義之人，朋友也是人倫之一，自然會重視朋友之義，甚至及於鄉里鄉黨等了。

鵲鴿頌其人其事

唐玄宗開元七年（七一九）秋季，有鵲鴿約千隻群集於麟德殿庭樹

方來獻酒饌時，也都分與諸王共享。歷來並記錄著一些小故事，來表現玄宗的兄弟之情，如翻閱神仙著述，得到神方，便傳抄與各兄弟說：「今持此方，願與兄弟共有，同至長壽，永登無極！」；或一次玄宗正在早朝時，忽聽說薛王李業生病了，就立刻罷議，親自趕到薛王府中，為他煮藥。結果風吹無意間，藥火燒著了玄宗的鬚鬚！左右驚救，玄宗卻說：「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在在都表現出其時掛念的心意。

其實玄宗在即位前，也曾歷經紛擾。當中宗（六五六—七一〇，六八三—七一〇在位）駕崩後，韋后欲效法武則天（六二四—七〇五）稱帝，玄宗（李隆基）的父親相王李旦不願捲入宮廷鬥爭，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但李隆基不服，就參與太平公主策劃的起事，以匡復宗社。並在殲滅韋氏宗親後，奉相王為帝，當告知相王時，相王不禁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力也。」並封李隆基為平王。待相王即位為睿宗（六六一—七一六，七一

上，玄宗見其飛鳴行搖，並不畏人，得兄弟相聚之樂，遂召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撰寫「鵲鴿頌」：「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鵲鴿千數，栖集於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楹，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讚成功，願循虛味，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蔥，藹周廬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願惟德涼，夙夜兢惶，漸化疎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

○一七一二在位），議立太子之時，按例應由嫡長子宋王李成器繼承，但李成器堅決辭讓，認為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平王有功於國，決不居平王之上，終在功臣們共同的主張下，立平王為太子，太子對宋王因而十分敬重。然自李隆基為太子時，太平公主仗著擁立睿宗有功，時常干預政事，甚當其即位為玄宗後，還密謀加以廢黜。玄宗因於開元七年（七一三）再次起事，賜死太平公主，剷除其全部勢力，至此方能完全掌政。

由以上史實來看，玄宗和兄弟的友愛，一方面是經過各方紛爭，玄宗應深知需結合自己兄弟，團結力量，有利穩定，於是一如「鵲鴿頌」中所說：「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將兄弟分封各地，為一方之主，每年一朝見，不但可籠絡自己兄弟，也避免了干預政治的疑慮，影響兄弟之情。一方面則肇因於兄弟間仍有著真摯的感情。雖可說玄宗長兄李成器的讓位，或是深知自身淡薄的

予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並親自書寫以記其事。又說：「昔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但朕意服藥而求羽翼，何如兄弟友愛，為天生之羽翼也！」在「鵲鴿頌」中展現了皇室間的友悌，而皇家易有利害衝突，權位之爭，兄弟之間並不容易相處和諧，以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六二六—六四九在位）貞觀之治的聖明，也仍會有玄武門之變。玄宗的兄弟之情，可算難能可貴。

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姓李名隆基，英斷多藝，為人頗有膽識。在位四十五年，史稱唐明皇，和五位兄弟十分友愛，五人均受封為王，合稱五王。玄宗不但製作長枕大被，與諸兄弟同眠，亦常召至外樓，同榻而坐，或幸其第，賦詩飲宴，一同從事鬥雞、擊毬和狩獵等活動。平日賞賜金帛不斷，宮中若有新製食物，或四

個性，無意於權位，或是面對太平公主等爭鬥的情勢，無力如玄宗之果斷來處理，甚鑑於玄宗的能幹，勿與之爭。但不論如何，在讓位之後，能真正兄友弟恭，兄守臣節，弟則對之真誠恭謹和倚重，一直有著親和的關係，在歷史上已頗為罕見。

基於這份兄弟的情誼，當玄宗看到鵲鴿群集，念及手足之情，自不免命寫此頌並親書之。在將思念之情，寄情於文時，也寄望著彼此的相互照應，並同時彰顯了帝王家兄弟情的可貴和值得稱頌。因此歷來的評論中有謂：「此亦帝王之盛事，不可以妃子之亂而忽之。」覺玄宗雖有後來寵幸楊貴妃之失，造成天寶之亂，但也無損後人對其之評價。如此的兄弟之情應也是後代帝王所冀望的，清高宗乾隆便有〈壽五弟和親王五十壽辰〉詩曰：「星臺太史報書雲，邸第佳辰瑞靄氛。體似吹葭氣方熾，算同刺繡綠添紋。年齊蓬使對尼公，詩例髯仙壽勿君。揆藻謾稱鵲鴿頌，惟懷敬業昔同群。」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